

地震改变我们

灾难

永远都不会是一件好事。相反，以顽强的毅力抗击灾难才真正震天动地。

从5月12日至今，中国人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行动，不仅令世界舆论刮目相看，同时也使自己收获良多。

他们重新发现中国：几个月前还充满仇视的外国舆论，地震后改变了对中国的腔调，溢美之词从未如此集中地涌向中国。

我们重新认识自己：一些平时司空见惯的词语，因为灾难的不期而至，内涵变得更加丰富。

地震，就这样重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；地震，就这样让中国和世界同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洗礼。

被地震改变的10个关键词

幸福

对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政委、少将高建国来说，入川几天后才吃上的那顿普通饭菜，以及第一次在帐篷里睡的4个小时，成就了一种“强烈的幸福感”。这位置身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军人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这样感慨着幸福：多年来，我们每天都在享受一些“奢侈”的幸福，但却因为习以为常而淡忘了它们的意义。置身灾区，巨大的反差促使人们重新思索幸福的含义，被一些世俗标准扭曲了的“幸福指数”，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得到了矫正。

汶川大地震，促使中国人在感伤之余开始了一场反省幸福的革命。

“这里没有地震，感觉很幸福。”9岁的贺阳明在地震后离开四川德阳，在广西省南宁市秀田小学，这位来自灾区的少年不再是自己所说的“惊弓之鸟”，而他此时的幸福仅仅是“没有地震”。这种幸福观，另一名灾区儿童表达得更加精炼：好好活着！

搜索引擎中，超过499,000篇帖子与“幸福，地震”有关：“地震后的幸福”、“相爱就是幸福”、“幸福原来很简单”。在办公桌摇晃过后，关于幸福的讨论扑面而来。身在四川的一名网友写道：“当余震过后，我们在庆幸自己健在的同时，越来越感到生命的脆弱，活着的不易。基本上，我们都是幸福的人，不要让不平和抱怨占据了生活。把对生活的要求放低点，把对自我的要求放高点，幸福很简单！”

这与半个世纪前小学课本上描述的幸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今天重温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的描写，令人感慨良多：“亲爱的朋

友们，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，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，当你喝完第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，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，当你往孩子嘴里塞苹果的时候，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……朋友，你是否感觉到是在幸福中呢？”

团结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有这样一句：我们万众一心。这句话，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，但当“敌人的炮火”基本不再时，生活在安宁和平中的人们已经很少能感受到团结的力量。但地震改变了一切。

如果说之前的“团结”还更多停留在精神层面的话，中国人这次则实实在在用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品格。从明星到普通民众，从城市到农村，成千上万的人甩开胳膊去献血，直到多个城市血库爆满，献血不得不提前预约；成千上万的人打开荷包，主动地为灾区捐款，超过400亿元的国内外捐款，让不少外国人瞠目结舌。中国人的团结和热情，在地震后集体喷薄而出，血浓于水的情意，在大灾面前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80后

“求求你们，让我再救一个！”5月17日，余震不断的绵竹，一位消防战士惊天泣地的话感动了中国。

战士名叫荆利杰，19岁

的他刚刚入伍5个多月。面对随时可能坍塌的楼房和指挥人员的后撤命令，已经救出几个孩子的荆利杰扑通跪了下来，大哭：“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，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！我还能再

救一个！”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泪眼模糊。

荆利杰被誉为“80后的英雄”。2008年以来，包括地震在内的一连串危机，成了“80后”的成人仪式。这个素来强调自我、个性张扬的群体，“突然”变得勇敢和坚强起来。

同样是在绵竹，一个闷热的午后，19岁的王君博在帐篷医院里一边工作一边擦着汗。“这对我们是一次机会，表明自己不只是温室中长大的孩子，也不是毫无用处。”为了支援灾区，他抽出时间到临时帐篷里工作。

太多像荆利杰和王君博一样的年轻人，或在四川地震灾区冲锋陷阵，或在后方尽自己所能支援着前线。他们的表现，不仅颠覆了传统形象，也让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。“真正的成长，不是留着胡须和染成白发就可以草草了事，它包含了太多难以承受又必须承受的疼痛。到了一定阶段，后一代人必将向前。若要顺利完成这种过渡，我们就要从心灵上彻底脱掉脆弱的壳，用坚强的意志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接过前代手中的权杖。”

汶川大地震，也是“80后”的一次嬗变。地震过后，“80后”在灾难中巍然挺立。

慈善

虽然乐善好施就是传统美德，但中国人对慈善的概念却相当陌生。汶川大地震，正在改变这一切。

大难产生大爱，大爱促成了大慈善。截至6月7日12时，全国共接收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39.74亿元。很多人或许并不知慈善为何物，但却在爱心的感召下向同胞伸出了援手，并因此将平民慈善推向了高潮。

热情的捐赠背后，善款去向问题被史无前例地放大，全国人民都眼睁睁盯着几大慈善机构和灾区救灾

物资的发放，对善款去向的质疑渐渐增多。慈善机构该如何透明化、赈灾监管体系如何更有效运作，都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启示。

哀悼

5月19日14时28分，北京长安街上，人流车流骤然而止。3分钟内，汽车、火车、舰船的汽笛和防空警报在全国同时鸣响，哀痛之声响彻中华大地。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，人民群众在默哀后高呼口号，每个人都泪流满面。

我始终记得这样的画面，一个年轻的女子，穿着一袭黑衣，站在汽车前盖上掩面而泣。她是在为素不相识的同胞流泪，更何尝不是为中国的多劫命运而感伤。公民个人对国家强烈的认同感，在举国皆哀的时刻达成了统一。

从5月19日至21日，国旗连续三天为平民百姓低垂。虽然哀悼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但我们仍需要这样一个仪式，不仅让我们释放忧伤，更可以据此感知国与民同在。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，废墟下的黎民百姓第一次享受着国家的哀悼，废墟上的中国，阳光也开始重新普照。

志愿者

宋志永是一路打的到四川的。

5月12日晚，他从唐山市坐火车到郑州，此后通过出租车、摩托车乃至徒步的方式，赶到灾情最重的北川。随后，他

与另外12名农民一起穿梭于废墟之间，并在救援最关键的时间内成功救出25名幸存者，挖出60多名遇难者遗体。这13个农民属于一个团队：宋志永爱心志愿小分队，有人说他们是“13个人感动了13亿人”。

地震之前，虽然“义工”等概念已经在中国民间萌芽，但在更多人印象中，志愿者似乎还是3月5日大学生有组织的集体活动。当人们对“雷锋叔叔三月来四月走”的反讽民谣失去兴趣的时候，志愿者团体却在震后的四川大地腾空而出。

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，但却在地震后踊跃奔赴灾区，救助那些素不相识的民众。他们有的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(NGO)，有的只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在战斗。很多人就做着简单的工作：搬运尸体、收发救灾物资、给灾民盛水做饭……他们的努力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肯定，更完成了对自身能力的一次检验。“我们为什么有些手忙脚乱，是因为我们平时做的准备远远不够。”一家NGO的负责人曾在地震后如是反省。

中国志愿者，完成了第一次集体亮相，他们也在灾难中不断成长。

诗歌

“孩子，快抓紧妈妈的手，去天堂的路太黑了，妈妈怕你碰了头，快抓紧妈妈的手，让妈妈陪你走……”这首名为《孩子，快抓紧妈妈的手》的诗作，诞生自24岁的山东青年苏善生之手。但苏善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，诗歌随后会被全国近百家报纸刊登。

汶川大地震，让寂寞数载的诗歌获得重生。

曾几何时，诗歌似乎已经作为小众文化距离普通人渐行渐远。两年前，无病呻吟的“梨花体”更被全国人民狠狠调侃了一番。如今，当灾难侵蚀心灵，诗歌却再次成为

抒发情怀的最好方式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有关地震的所有文体中，诗歌最打动人心的原因。

“加油”

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中德女排赛场，一名专门从美国赶来为中国队助威的美籍华人就曾问中国记者：“中国人除了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喊加油外，还有什么词汇？因为我发现中国球迷好像都只会喊‘加油’。这太单调了，如果用英文我能喊出很多种方式。”

可是，“加油”声真的那么单调吗？5月19日下午的天安门广场，默哀结束后，手捧国旗和菊花的民众高呼的那一声“中国加油！四川加油”，令无数中国人落泪。

那一刻，“加油”声是最美好的语言。

心理干预

对地震不堪回首的记忆，对余震胆战心惊的等待，目睹亲人近在咫尺的死亡，都在折磨着灾区的人。心理干预，这个以前更多出现于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词，在地震后频繁亮相。一批批官方或民间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，有专家认为，对灾区群众的心理支援可能将持续20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帮助他人的时候，心理干预队伍自身也在不断成长。

网络

“地震报道标志网络正成为中国主流媒体。”这是地震10日后，中国国新办官员的判断。突如其来的大灾难，令网络平台展示了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力，不管是实时新闻报道，还是发动援助、组织寻亲，网络的即时互动优势明显。人们在网上交流信息，分享抗震救援经验，甚至监督善款使用，举报不良行为和部分机关抗震救灾不力等等，网络正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。

晓德



6月12日，两个孩子依偎在志愿者马克的身边。新华社



5月30日，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，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高呼“中国加油，四川加油！”新华社